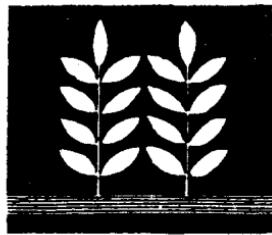


不夜的金三角

陈俊年

花城出版社



不夜的金三角

陈俊年

书 名 不夜的金三角

作 者 陈俊年

出 版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发 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省新华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毫米32开本 (8.75印张18万字)

版 次 1985年12月第1版 198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800册

书号：10261·673 定价：1.55元

小 引

易 征

八十年代初期，开放、改革的春雨，纷纷扬扬飘洒在我们国家的北地南天。各行各业的新事物，层出不穷：沉睡的，醒了；死去的，活了；麻木的，灵光了；疲软的，来劲了……如果说，面对那一片开放、改革大趋势，出现了第一批拥护者和第一批反对者，或第一批观望者的话，那末，在文学界，陈俊年这个二十多岁的小青年，是最先投身拥护者行列里的一名。

这一册《不夜的金三角》，就是生动而有力的见证。

最早的一篇，大约是他的报告文学《太爷鸡与探索者》了。俊年在这篇作品里，热情地称赞了那个经营烤鸡的个体户，着眼点是，这名青年个体户不特善于经营，并且很有理想，很有志气；他卖烤鸡，不仅解决了自己的职业问题，而且想通过烤鸡出口，为国家创汇。这样一个重商道、肯钻研、为国分忧的个体户，区别了历史上所有的个体户，

AAA33/4

也只能在社会主义的中国，而且只能在八十年代，才能够出现。作品发表后，有人忧心忡忡地对俊年说：“看了你写太爷鸡的文章，我一晚上睡不好觉，你为什么去宣传个体户呀？你的屁股坐到哪一边去了？”

“宣传个体户”，这是一个笼统的提法。宣传什么样的个体户？宣传个体户的什么东西？这才是实质之所在。俊年这篇作品，探讨的是“个体商业如何发展的路子”，他称赞“太爷鸡”这家个体户的依据，是它“为人民服务的经营作风”，是它的“货真价实、薄利多销、斤两称足”，是它带头贯彻党的经济政策改革的勇气和实践。我对俊年说：

“有人为你耽心，他也许是好意。但他是不必要的担心。因为你的屁股坐得很正，坐在党的政策的一边。”俊年並不因为有人非议他而罢手。相反，他宣传改革的热情是毫不动摇，有增无减的。祖慰曾经有一句话讲到报告文学写作的旨趣，是很有味的。他说：“作为被我采写的对象来说，是我报告了他；同时，他反过来也报告了我。”我想，那家太爷鸡的年轻主人，正是反过来“报告”了俊年，“报告”了这个年轻作家对党的开放改革政策的真正理解和行动自觉。

这一点，在七十年代末期和八十年代初期，并不是容易做到的。正如当时我们有些农村干部，当知道农民劳作一天，工分仅八分钱，却长期心安理得，而当农民劳动致富，每个工分增值至一元、两元，却大惊失色，赶忙派工作组去调查一样，我们当时有些作家，面对改革的大好形

势，因为长期以来习惯于统死，不安于搞活，就象廖冰兄那幅杰出的《自画像》，也时常惶恐不已。俊年当时才二十八九岁，年轻的他，能够具有这种进取和沉着相济的成熟感，是难能可贵的。一册《不夜的金三角》，可以说大部分作品，都是具有改革家的气魄和风格的——这就是我们通常说到的当前的时代精神。而这一点，正是我们文学创作最可宝贵的地方。

俊年这本小书，其所以有许多篇章是很耐读的，还不仅是他捕捉的题材新，立意新，时代感强，而且他在理解生活、表现生活的方式上，有自己的特点。这就反过来又加强了他的作品的时代感。

比如，他颇懂得从变动和反衬中描写生活。生活，总是新旧交替着的，总是方生与未死在争斗着也统一着的。只写其新的，或者只写其旧的一面，都会导致对生活的过滤，把复杂、丰富的生活本色抹去。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简单化，或叫做艺术的片面性。而他，写广州郊区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开始活跃，是从“日里‘的士’（出租小汽车）与牛车争路，夜来蛙声与车笛呼应，闹市扑来的声浪与菜地腾起的芳芬交溶融汇”中，来觉察出郊野“时代劲风”的回荡的（《赤岗那个地方》）。你看，争路的牛车，鼓噪的蛙鸣，菜地的芳芬，都极好地反衬了郊野的兴旺。说重一点，这种现场感的真实性，往往是文学艺术创作的生命所在。

比如，他颇懂得历史地看待生活和描写生活。生活，

总会有源流，总不会是一汪死水，它象一注永不枯竭的水波，活活泼泼地向前流淌：承接着过去，连结着未来。他写那个每天黎明骑自行车送小孩入托，然后上班去的妇女，是一个使我潜然心动的形象。天，那么黑；孩子，是被从床上推醒的，然后抱上自行车的小藤椅上，出发！

这一回，年轻的母亲又和孩子谈心了：

“哎、哎、哎，你别睡啦。”

“唔……唔……，太阳公公都还没有起床呢。”

“等它起来，车子就不准搭人了。乖乖，您还是到了托儿室再睡吧。”

“好吧。妈妈，您快骑呀！”

“真听话。您睁开眼睛看看，前面亮闪闪一排是什么呀？”

“路灯！”

“对，好多好多的路灯在关照着我们呢。我教你一路数过去好吗？”

“好的。”

紧接着，窗外响起一串清脆的铃声。车子起飞了！黎明的风传来一声声闪光的话音：“一盏。”——“一盏。”“二盏。”——“二盏。”“三盏。”——“三盏”……

在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谁都可以看到许多这样辛劳着的母亲和孩子。我们这座城市人很多，还没有地铁，还太缺乏足够的汽车，职工上班的路程和时间也很长。这是历史留

007657

给我们的困难。你是面对这些困难一味嗟叹呢，埋怨呢，骂街呢，还是换一种思考方式？作者写道：

这就是追求光明的呼唤，这就是满载希望的车辆！青春伴着车轮前进，孩子在车架上成长。啊，在祖国的大道上，有多少这样的人民，这样的家庭！如果说，过去的革命是骑着战马迎来解放，那么，今天的四化难道不正是乘着无数这样的飞轮，奔向灿烂的目的地吗？！（《疾飞吧，钢铁的百鸟》）

既真实的反映生活，又公正地（而不是偏见地）评价生活，这大概也就是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之统一了。

比如，他还很懂得尽可能多地利用地方色彩来描写生活。这一点，对文学创作也至为关情。李劫人、巴金笔下的川味儿，茅盾笔下的江浙调，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水，沙汀、柳青笔下的西北风，凡名家，他那管笔无不滴落着浓重的乡土色。一个作家忽略对本乡本土特色的热衷、追逐和储备，那不仅可惜，而且可叹。俊年很年轻，他当然无法和名家相比，但他的追求是执着的。你看他写南方的市场，除了各色产品和热闹的气氛之外，还添了这样几笔：“无须讳言，繁荣且偏远的市场，黑市交易並未绝迹。时有走私者，悄悄来到你身旁，咬住你的耳朵，用那潮汕口音的普通话轻轻发问：‘买不买手表？进口货。’你若抬起目光逼视他，他也不甚慌忙地解释说：‘保用半年，表不准可随时来换。’——可是去哪里换？他没有说！”从海上走私来

的手表，在内地是很难在市场上兜售的。多少年后，尽管走私活动消敛了，绝迹了，这一笔，我认为依然有其保留的价值。因为这种现象有其强烈的时、空色彩，哪怕是阴暗的东西。俊年写南方市场，使我看了觉得和贾平凹写的北方市场一样有味。俊年作品这个特色，是突出的。如《夜雨濛濛》、《南方的观念》、《不夜的金三角》、《深圳飞来的鸿雁》等，都可以证明。我真希望他能成长为一个广东的风土作家。

俊年今年才三十挂零，年龄和创作龄都刚进入“而立之年”。罗列他的作品的缺点，是极容易的。我觉得，最重要的一条是，他的功底还不深。这功底二字也並不笼统，它主要是指思考的锋利和知识的厚实。散文之道，我体味大概会经历这样几个境界：开始是捉襟见肘，继而是得心应手，然后达到游刃有余。俊年可能正在追求着第二个境界。不知我这位小弟以为然否。

(一九八五年冬于珠江之滨，迁入区庄新居前夕)

内 容 提 要

这是广东青年作家陈俊年的第一本散文集

本书内分四辑，即“山地行脚”、“江湖浪迹”、“都市游目”、“人物小照”

它以岭南山川为主要场景，旁及别处的风光名胜。记人记事，寓情山水。作者执着追求散文创作的意境美、语言美，此书的收获颇为显著。

责任编辑 曾昭仁
封面设计 钟蔚帆
题 图 林峰明

目 录

小引

易 征 一

第一辑 山地行脚

夜雨濛濛 三

莲花山夜话 九

冷水槽夕照 一五

九连秋林 二〇

少林路上 二七

焦山的投影 三五

南方的观念 四一

不夜的金三角 四七

第二辑 江湖浪迹

韩江在我心上流 五七

狮子洋的涛声 六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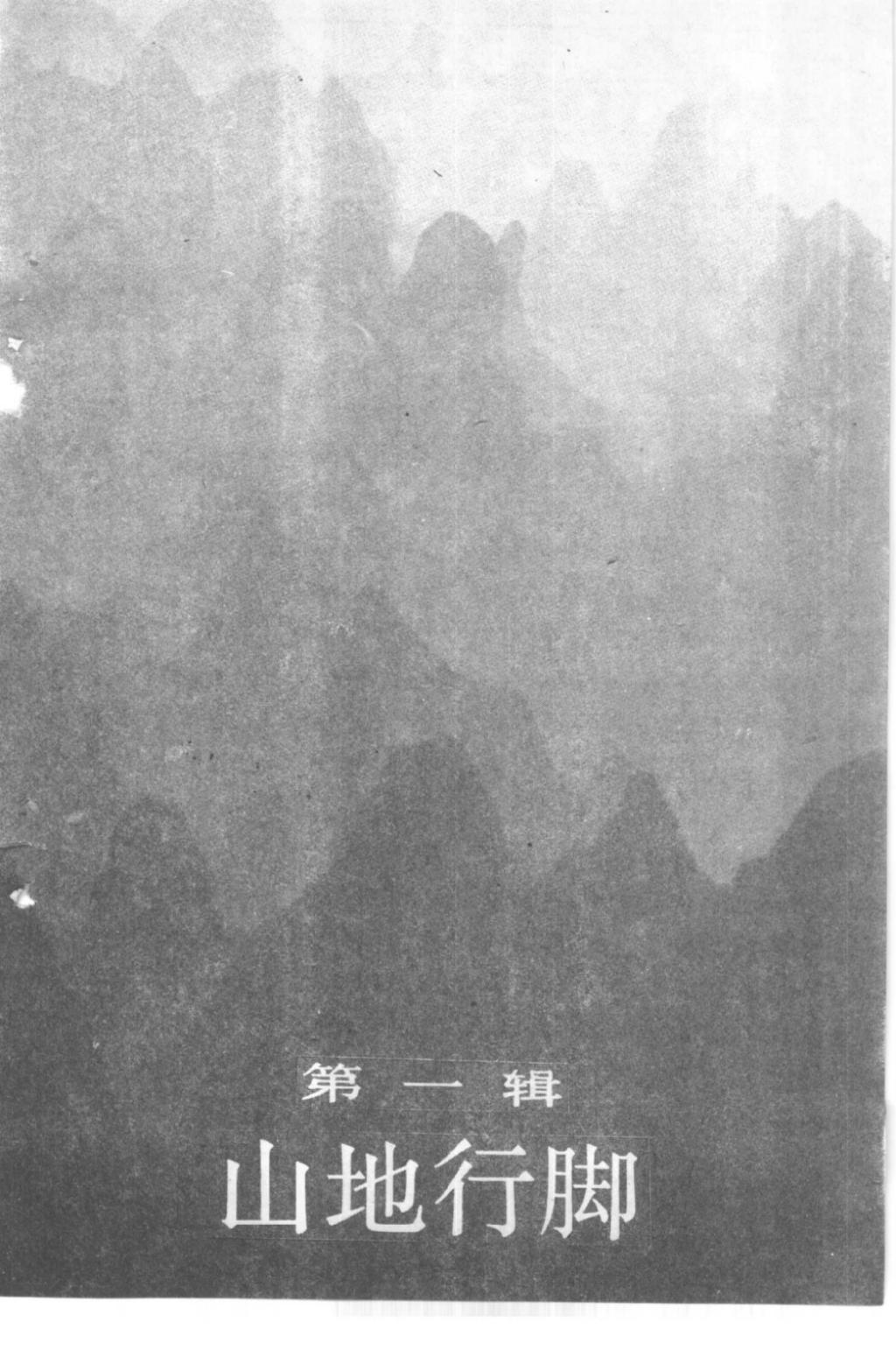
沿着大江走来 六九

漓江人语 七四

淡淡贺水风 八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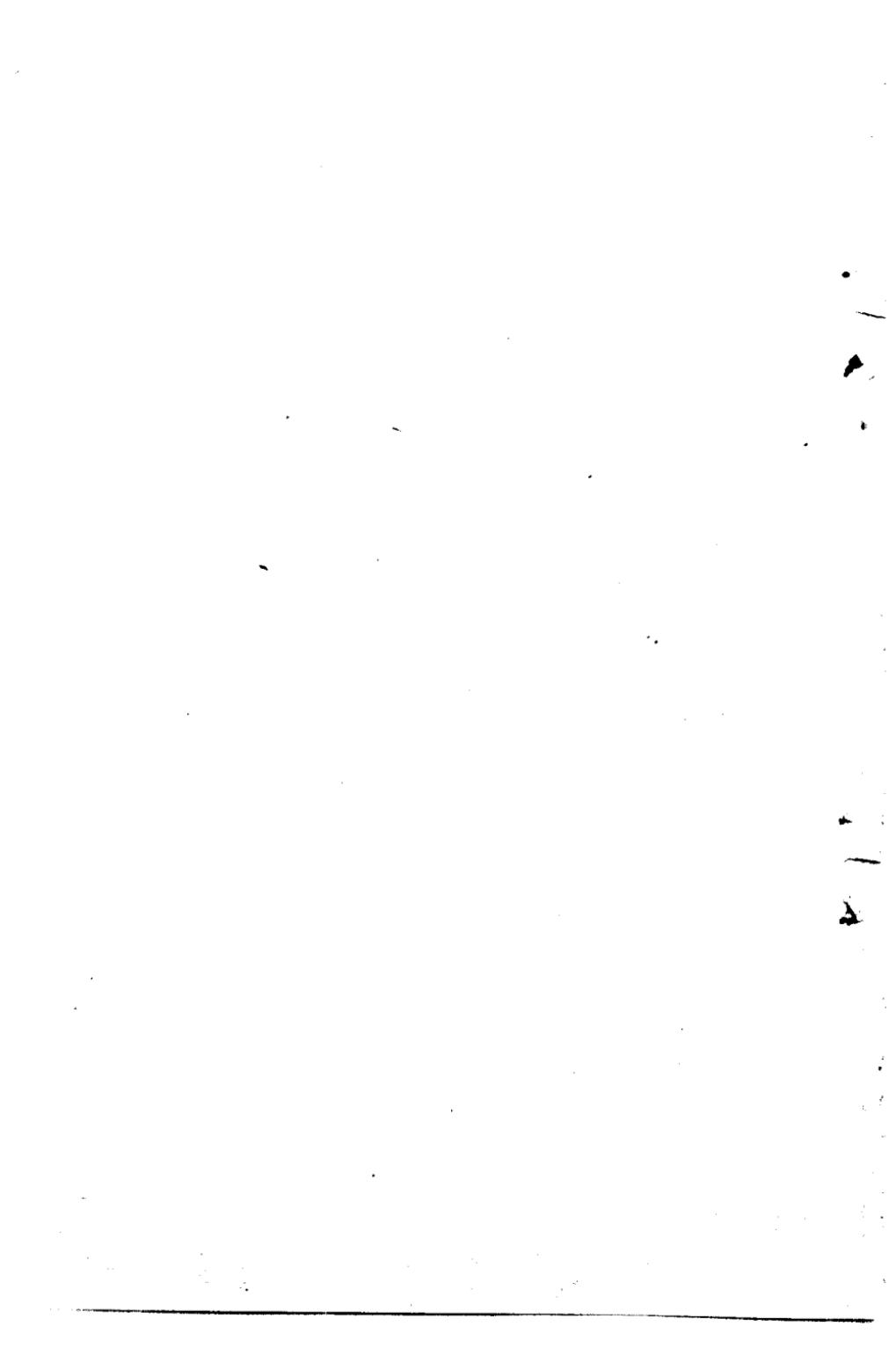
潋滟的湖光 九四

长江之音	一一〇
望金门	一〇八
小小梅沙浪	一一五
第三辑 都市游目	
熹微晨光	一二三
京华情思	一二二
桂林有一位『马车夫斯基』	一三九
初冬的热流	一四六
疾飞吧！钢铁的百鸟	一五三
深圳飞来的鸿雁	一六一
成都一夜	一六八
赤岗那个地方	一七五
第四辑 人物小照	
『7·11·8』诞生记	一四八
『太爷鸡』与探索者	一〇〇
东方一片霞	一二二
过去的故事和未来的诗篇	二二二
『您好，我是东方』	二三五
美的播种者	二四八
飘荡的云彩	二六一



第一辑

山地行脚





夜雨蒙蒙

修好旅行车，已是傍晚。望望天色，狂风起，乌云低，心绪不由得沉了下来。从珠海启程，今夜要穿过河叉如网的水乡，过四个渡口，赶二百余里，回到广州恐怕已经是天亮时分了。

上得路来，天完全黑了。没有月色，没有星光，夜空俨然蒙上一层厚厚的黑绒。眼前失却光亮，人是容易昏沉的。不多时，我迷迷糊糊地打起盹来了。

……隐隐听得一阵沉沉的雷声，心鼓也微微地与之共鸣。睁开双目，恰逢亮起一道耀眼的闪电！那强烈而又短暂的蓝光，瑰丽得惊人，就象从天宇之顶泻下一道泛着宝蓝色波光的急流。而闪电又似一把茬须繁纷的坚韧树根，迅速地钻入了蓬松的乌云的“土壤”。就在这光辉的一瞬，天地间一片灿然，乌蒙蒙的景物霎时变得分外明晰：远山如黛，近树青翠，蕉海浪涌，鱼塘波皱……夜雨欲来的珠江三角洲，生机勃发而又氛围紧张。

前进的车灯雪白雪白的，象舞台上的两道明亮的追光。我坐在舒适的车厢里，尽情地观赏着大自然演出的雨夜奇观——

雨，晶莹透亮的雨，悄悄的飘落下来了。它象圆圆的珍珠、滑润的碎玉，零零星星、断断续续、无声无息地滴在漆黑的柏油路面上，泛起一星星儿微微光泽。过了一会儿，雨点越下越大，越下越密，连成无数细长的白线儿、柔软的银丝儿。轻风吹拂，纷纷扬扬，闪闪烁烁，千缕交缠，万缕相织，织成一袭迷濛的轻纱，悬挂在公路当中，活象素洁的门帘。浓荫密夹的公路成了雨中的街巷。车子又恍如行进在水晶长廊……爬上一座小山，滑下一一道斜坡，公路两侧长满一丛丛婆娑葱郁的蕉树。远望蕉林，象一群排在路旁临风起舞的仙女，宽袖舒展，绿裙飘垂；近看蕉叶，又仿佛神话里铁扇公主手中的那把巨扇，在不停地摇扇，旋起一阵阵醉人的软风。雨珠儿滴在翡翠的蕉叶上，富有弹性地蹦跳着，圆溜溜的滚动着，好一似串串跳跃的音符，叫人如同听见了那支极美妙的广东音乐——《雨打芭蕉》……

珠江三角洲的春夜之雨，来得并不暴烈粗野。它不是斜插的钢针，不是绷直的铁线，而是象刚出浴的美女垂下来的一丝丝秀发，纤细、晶亮，抖动着一股子柔情呢。

当汽车驶入广袤的原野，我发现，珠江三角洲的雨夜也并非漆黑一片，而是处处隐现出一种为诗人们所追求